



16
2798
10



16
2798
10

黃漳浦集卷十九

書

答紀石青書

洪思曰壬午十月在途中時

廣史焦書尙未及讀也旅次忽忽諺所謂走馬看寶山了不知其巔背也病餘已絕意人事行李蕭然惟數卷書寄頓吳越者今悉攜歸爲終老枕藉之計惟望達人早據禹鼎以刊魑魅使天下廓然睹吾道之大欣望不勝

與紀石青書

癸未四月

石青兄掉臂獨行千古東魯西羌無復匹者寧復於筆墨尋緣乎文章於人如華著樹煙霞著天能於此處不黏心眼則幾於道矣飛菟遊行要過萬里不逐日月未有倦時僕如石懈臥蠶

昭和十九年
三月二十八日
購求

已經罡風無復動理但且置此坐臥其下需兄二三十年耳以
兄才識自漢唐而下皆非安頓地位切勿露些子意思明河在
天如絮如練隨人比方總不得畫樣也

與紀石青書

二書皆當服膺每爲見者攫去如火齊木難自非剖腹不易藏
矣江東四詩通郡之所傳誦山猶未肯林念之愴然常恐愁怨
歸於猿鶴今春王月已齋疏乞休從此可保免於移文又得台
兄稍憩六月得一言一韻逾於白朋之錫溝壑餘奉未爲不奢
也神物久當自合世論悠悠安知其故絲劍蕉梭入指入腹自
非蠅蜓之所能及小出遲回決不得形之恫僚也欲爲兄序躊
躇未能僅附一小詩去迅筆起艸得於筆頭極不能佳多爲對
榻明心之義冀覽者不至河漢也

與紀石青書

癸未十
二月

石青兄知兄初抵家輒以周爲念宇宙內人事關情者自多而
興懷及於枯朽爲人鬼之所共妒似今有所不可也墜崖後魂
魄稍蘇復歸浦而籃輿寒風殊覺不耐聞兄書至亟褰被讀之
至前後駢集五章勝於七發而左臂偏枯百體未甚平復雖欲
勉力奉報悉其悃欵無由也兄情至必諒我形神之表

與唐伯玉書

洪思曰蓋庚辰十月在
北寺時猶未過西庫也

伯玉兄握別江渚感動都邑使豺虎見而遜心魚鳥因之變色
蓋自紫陽西山以來無此踪跡亦幸當盛時不相鈎引耳過此
唯彭達生左右於前涂德公周旋於後江淮風氣壯此兩君維
揚諸生亦可數百灑涕江水自揣迂愚繆干物網不圖尙信於

朋友入都解檻又日見時事乖虞幾同龍比之夢近聞天子諒其迂儒朝廷哀其重創而子春之足亦已慙於有道矣幸以著書未絕筆留此餘年儻西庫久羈或可成典謨政官禹貢呂刑坊記表記與洪範儒行月令緇衣爲十書以俟來者耳諸唯努力加餐相念道周伏枕頓首

答魏秉德書

前得惠教於令兄裝中欣慰殊常僕當倥偬出山時惟兄相念薑桂之氣於今盈把天下雋識卓行之士宜無踰兄者仰湖高岑絕澗鳥飛往還晨夕念之深以爲歎方今世表經緯可觀者劉完公魏秉德兩人而已令兄還艸艸不託迴雁惆悵如何僕終年爲廁鬼所苦在長安中閉門深於幽谷今復作小書生再翻傳注雖乘冬寫經不以爲勞年過五十無一言可告天下恐

過此無所復進矣焦桐數峰之間何日再容清嘯當作小舟與兄共刺其下但兄方持世爲中厨搏火何能一日從我鷗羣乎洪尊光才器識行吾黨所稀忽有汪父母書從何彳子王君衡處索之不審何事幸出謝父母也唯武城能容滅明亦唯滅明能容武城吾輩讀書世事日非付之杜口未爲損也令兄幸爲愆恩其間謝謝不悉

答姚有僕書

拜書知兄將入都門深慰於心僕老僊已極無復它慮但願安臥林壑耳自季夏以來敝鄉盜賊蜂起時時焚掠去墓下不過一二里雖知僕貧苦不相過問而逃難餘黎時復寄栖四壁蟪蛄相依爲命家無擔石措手無處又不能就居城市遠離松楸生值此時雖以貧窶爲福而赤手蕭然不成一事迺知茗華魚

留未爲勞瘁也衰病之中不堪此趣使來值賊稍退聊簡筆墨
中實怍怔不能復問字內動靜矣前鴻寶書附致想於吾兄極
爲注念不煩丁宦凡交情不能骨肉但以骨肉處之無不盡者
僕苦貧臨難始覺雖鄉閭未能見諒再不敢通都下一語二鐫
章寄上鴻寶晤時道衰憊逢亂後無復入世之意耳

答曹遠思書

壬午

斷溝餘質不圖復遇匠石抵里以來再承干旌自擬董豐浚濯
以覲函丈而請章未下席藁在懸狐兔之性見人輒伏誼不敢
以黃冠早衣干冒黼黻想祖臺諒之早也還山備詢家中知所
覆被咸至春風扇物不屏枯條朗月經天遍臨寒壑彼姝之
詩衛人所爲發興也此知畿南不靖小疏想未得達強勉櫛沐
以冀躋公而祖臺方入三山夜瞻斗柄北望觖然以海內鉅碩

雅負經濟爲吾道岱華如祖臺者所宜朝焉候塵夕焉擁篲而
顧牽於微文囁嚅次且豈所謂知雋傑而識時務者乎荷罪如
何願言孔多盛貺藉手以致稱觥之祝春禧介集無任瞻依臘
月晦日道周頓首

答曹遠思書

暑中瞻望忽焉寒侵再接惠音粲於荷菊言懷千里愜於躋公
而蒲柳涉冬支離日甚祇望旌旆不獲將迎眷眷之情復何已
極承示世務久不聞知大抵服藥違和則暴怒易生更醫未效
則燥心愈長誠得中原廓清盜賊殄滅雖賡颺喜起與釣魚賞
花未爲絕望也堯舜稱知人孟子稱知務知人知務上下俱不
著力則治亂泰否全仗彼蒼耳盜賊興衰亦有氣運從未敢以
此咎之茂宰此物有種已二十年誰能旦暮絕其根株周亦狐

免餘年四顧風濤未全到岸日夜訓討臨谷履冰賴當道諸知
已鑒其夙心耳情恕理遣輔嗣所珍無辯不爭仲淹自責又安
能以大路與柴車競逐乎嚮承賜江東講堂資深非所宜已約
諸生還謝恨在伏枕未能造陳要以此時藏身藕孔猶患不密
決不宜復與黃口率場共鬧也平人不知如何海外孤生根基
太薄每念同氣爲之浩然彝仲亦去就杳然此時得還山茗雪
之下爲樂方多支天不祥哲人所忌况其下者乎周病日委頓
非有假託月前欲遣一僕乞休而萬里朔風意無動者亦當僵
臥聽其銷除耳謝謝十月十一日道周頓首

答曹遠思書

甲申六月十二日

勤王與固圉同義今日唯固圉爲難耳夏秋之間呼庚不至伏
莽將興漳南閭巷豈有寧宇卽如提兵亦無要著欲進留都則

情勢見嫌欲站京口則聲實俱絀當杭隍而措安步藉勸進以
蹈危機亦君子之所詳審也留都諸賢相機不決規模未有可
觀此時監國已四十餘日未有專檄徵兵討賊亦未有專檄收
天下士民之心而因循塗飾若太平盛時貪天偷陰不知所極
猶幸祖臺不與之共事也僕老矣墜肉自噉折臂自蘇決不能
與劉隗刁協爭縱橫之路昨日所云如前星入海諸將克復皆
諛聞粗慰羣心非其實也譬食苦者聞酸聊復解顏耳

答李元仲書

勞使遠來媿無以答倦念也前剡徒足以辱高賢世無山公卽
啟事可廢也此來艸艸豈有閉戶顏回與禹稷爭道之理今聊
吾責耳宅險運奇不如居平而無爲正爲無爲不得投身險運
於尋常茶飯無有分別惟吾兄念之耳隻手出門空拳欲反不

宜令韻人譏其老革也楊邃菴行邊爲劉文毅所不禮甚宏支周爲女叔寬所譏念此有如芒刺目下遽欲乞歸亦惟兄教之耳八公蚤晚到此是吾脫手之日也八月二十七日道周頓首

答孟長民書

長民前書未及報謝不圖宇宙板蕩至此東南半壁尙可支持則福廣保障均在尹鐸矣使者深頌政事如所云催科讞斷得其要領不煩而治益此無倦通於神明矣此間去天亦且萬里自五月十五日鍾陵立國以來亦且六十日渙號未布中外皇皇不知中朝諸公作何舉止既不徵兵討賊又無以大收臣民之心或云行人未備而綱領條貫猶之潦艸視興元詔書相去霄壤矣漁陽諸帥與闖賊鬪猶懷光之於朱泚而淮陽諸帥沿江要挾幾如行瑜茂貞之流恐建武建炎事業亦不易就也

世界行當底平中朝無復用人之意江南異論不得消融進取規模了無勝著大家喁喁看十日內不見消息則桃蟲拚飛不復可支唯當收拾殘碁與斧柯共爛耳使來安海必有所聞如在北山亦與天南同聽了不得真實也諸唯寶重下車輒有頒賚無乃不節聊此便謝不悉

答堵牧游書

牧游先生相念敦至憶在羈庫兩拜橐籥今一出此關而宇宙崩頽仰視北闕慨其歎矣黍離下泉綴於篇章殊不忍讀諸君子亦抱頭隕膝甘心寇庭禮樂名教乖離至此實誰爲之見先生所撰蔡江門傳差爲桑梓表其眚毛也楚中死事者想亦殊多吾友蕭雲濤在鍾祥結纓亦凜然可敬唯敝鄉陳瑄在長沙不知下落耳今方含垢之時中朝有意前諸惶汗不知茂宏所

云網漏吞舟竟屬何意也此間去鍾陵不遠而日邊音信常踰月不通百姓喁喁若長夜之待旦周又苦病不能一問烏龍之津四鎮兩江風景何似當與先生共勞寤夢也蔣八公已入都看其振頓別有心手否則使人掩卷於建炎之下矣篤信好學是吾輩本色諸老量大動云聖人趨時不知趨時後寒暑星霜更是何物悠悠宇宙求一顧榮賀循未可得安問江左夷吾乎正賴太祖多靈開贊諸賢宣其心力使范宣沈麟士得保遺體拔淚松楸之陰爲賜無極耳武漢蘄黃終須設兩節鉞對江相望以爲建康第一面障過此乃談江皖不知邇來措置復何如晉吳有置多在濡須太元以下多在江州今日蘄黃爲復郢之要會願先生悉計圖之也四帥動靜近如何中州長安并無音耗使人悶極再覽子春下堂之篇不覺頽然爲輟筆也使行甚

迅艸艸附馳謝

答尹民興書

見台教令人增新亭之淚今海岳傾頽持繡斧亦將何之何休
宣徐婺源各拔翅入關不一得晤亦成何業汪我生賢者乃心
從之爲奔林之鹿是不肖所爲浩歎也今日事體不用徽人無
以收拾舊物用徽人又無以別其隱慝正須兄翁及徐何諸君
爲之章聞撫循暗中著眼使賢者得其用奸人無所伏而逝焉
去我何處得有樂國不肖之用不過如雞鳴中夜膠然令人曉
了耳至其起不起非所敢知也前疏亦備爲推轂卽今日料理
上江舍先生何往者蔣八老屢稱尹宣子好人昨見令弟及趙
生亦肅然起敬苦留之亦不得天下事非不肖一家而獨使蹇
驢服此鹽車薄暮疾驅於何底舍度其心願不過看一顛蹄供

其撫掌耳世上可笑甚多何必老萊之屬彭雪襟心膽高雋幸
為致意謝謝

與柯司李書

洪思曰名元芳字楚衡嘉善人烈皇丁丑成進士出於
黃子之門人沈簡討延嘉之門來見子目之曰其視端
君子也授建寧推官時閩中多盜頗有平賊功治行皆
有聲迹壬午秋試房考與焉閩中得先子卷極為歎賞
將首薦而後以策中頗談時政不敢進竟置之後先子
以入武夷道出富沙因往問之亦相對嗟歎而已亦不
甚言所以也留數日別去先子行時因附書來起居鄴
山黃子答之甲申先子侍黃子偕鄭牧仲林守一李元
仲林君若入武夷時訪之已報最行矣聞其歸橐蕭然
不攜一物歸已見南都政在貴陽諸羣小遂無復仕意
奉母躬耕隱居郊野者十有餘年優游以老其人仁孝
廉潔與人交久而敬澹而可親杜門不事生產戊戌二
月卒所著書有言孝十卷訓儉二卷雙脩錄四卷初舉
進士時得父書心動曰非父手書必病矣請急馳歸父
果病篤踰月而
歿人以爲孝感

遠託宇下側聆惠風每於洪尊光處被服德雅也尊光與僕二
十年相從談憤樂之業一泉一石徜徉共之吾黨比之蔡西山
荆璞之光終為鎮寶須當老公祖發其塵燄耳然知遇亦有神
明以尊光之學行器識靜深如此既遭逢水鑑猶未展其須眉
是古人之所愴然與歎耳

與徐孝廉書

九翁兄丈駕至不能遠迎趨候缺然而問勞先及慰藉深至坐
令寒氈暖於爐火感愧如何空谷沍巖足音為寶乃復見諸綢
繆如攜百朋破雲而下卽此情愫便是吾徒所驚弟辛酸已久
無一語足樂當借兄曾次開之含飴之賜徑拜其三分繞膝下
知合翁遠意温存謝謝惟愧不悉

答徐孝廉書

早出至日晡始歸見台兄手教情溢於辭又接鹽梅之貺義重

於物長安三年得睹家况氣味肝腸一時並注自老母而下皆受兄賜再接再珍益愧不可勝弟索米長安尙酸楚如故兄建鼓中原便隆至如此人廣狹不同一至於此雖制史公之力亦自徐九老手段非黃生所能步趨也餘俟春日鳴謝未悉

勤王書

別後艸艸不盡言懷枚宦桑梓極爲要事誠得井里無恙父兄子弟稍得安枕此其功不下於匡合也但四鎮據有江表三輔未盡帖席史道鄰北伐後勤無人深爲桓沖根本之憂曩時朝論不喜勤王今已翻然有手足頭目之慮援兵亦許動正餉矣陸按臺前疏以黃東崖及不肖輩有意勤王爲請今已旨下著按臺自練三千來駐江上而浙中未靖不便募兵似以吾鄉義從調度爲妥僕旣四壁無徒又先已脂車不能還顧誰當慷慨

爲賦無衣者車田吳生賢士也有田子春太史子義之風諸兄能與共集一旅應按臺之求乎按臺本分有鹽課三萬兩足支一半餘者可動公餉撫臺今當共成其事唯道路行帳行鍋節制之條要與鄭家軍負別用餉不多而取效更捷至江上時奉命進止從中調度必不至危疑也諸兄幸詳審之僕在建安待此以爲餐寢耳

京師與兄書

三月初得兄爺書如云朝廷不苦無好臣子家中苦無賢父兄是亦爲政奚必拘拘於此哉眞明通有道之言也弟自二月十三日救鄭予嶽并爲文湛持姚孟良申雪以後無日不思回家但爲去冬纂述經書未就不得不暫留於此道之興廢命也行之汙潔人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謂之聖人此亦可學而至

耳七八月看經書可就今先纂洪範月令儒行緇衣禹貢周官
六部亦可二十卷可二十餘萬字非八九閱月不能脫舛也五
月來有推枚卜之命前年以上疏斥首輔又言今春熒惑在心
尾間須防火災宜慎火器悉飭戎務幾爲重處今四月初五日
新火庫災損房百餘間燬命七八百幾與前年王恭廠相似不
幸言之而中然此小事何足復談今似不得不推十三日會單
推舉但未知上意如何耳此看吾道蒼生非獨學問山川而已
家中極宜恬澹最不可投門契此吾憂也唯兄爺能禁之

京師與兄書

正月三日

獻歲聞四姪舉男歡喜欲舞京師蕭然無可爲贈者具一杯想
已到今再寄佛郎銀燭二條雖微足玩也大兄今年七十又舉
孫是家門吉慶祖宗福力留在當身唯當敬靜保養以受期頤
之賜周至京一載歲暮始得轉官是閣臣迫於公論不得不推
亦聖主千秋特達不爲諸謗所動如諸當道直以周及鄭子嶽
爲朋黨其所下石者亦無不至耳世間樂事唯有看子孫讀書
栽花種竹耳天下自是天下蒼生自是蒼生而必以天下蒼生
易兄弟子孫之樂真爲不知類者矣銅山諸親友皆無可致意
者歲月易邁親知難逢媿吾淡薄長懷此心可相諒也

京師與兄書

臘月廿一日子時漏三鼓弟婦免身得雄起視牛魁初上東方
柳宿正中爨覓火燃燭而啼聲已嗥亦一快事也吾家六世始
得一官吾行年四十七始舉男子所取於造物者甚儉造物所
報我亦自不薄今惟大家勉善受福而已士君子生世須有自
立每對人言事君易報親甚難事君者一致身便了報親者一

致身便不了耳前諸賢疏薦者固多諸羣小兢兢者亦不少免
有咎譽便有不虞求全者皆是眼前風旛於吾身上無一毫干
涉惟種松理竹哺兒弄孫此是乾坤極大事業也明春正月後
便可發舟大約夏中抵家不悉

又

周不肖負祖宗父母之恩去歲過北司毒楚百般幸得不死今
歲六月西部擬戍上猶未允自古文臣遭此者唯某爲最甚自
百餘年來僅見聖上每以此事問諸大臣無一人啟口者而江
南輦金之說甚爲羣小所持今稍稍解散猶未知聖意何似九
月初舊輔周賀再入閣上亦問之未肯別白真某不肖不足以
信於公論耳亦大家不肯擔事聽浮雲自息白日自開也武陵
已敗韓城已刑諸羣小亦心孤倘有人出一言則天心自轉而
人皆以葉潤山涂德公爲鑒又九月中內傳問劉念臺及顏壯
其一清一博可用外廷推劉爲少宰承推上一宿卽下則天心
可知矣儻幸不死還山守墓脩未盡之業以骸骨還父母以爵
祿還朝廷以事業還天下以公論還萬世是周之本懷也

京師與兄書

部審尙未上疏而劉司寇又以它事請告又耽閣數時儻疏上
不駁則結局甚易如一駁再疏則更遲數月但以出獄爲幸不
問其它也吾意亦欲上一小疏引罪請命但須部疏先上乃敢
請耳中元山中誰復灑掃大爺想在銅山麀子亦不能至浦念
之心切前兩番寄吳生書想已到其理還諸鄉親助贈之數當
一一清楚雖時培所贈亦還之也古人不以生死易也吾豈以
患難改素百諸牢碌皆由人謂江南有歛金相資以致虛名而

賈實禍吾早已慮之矣慶慶讀四書溫詩書兩經再讀禮記諸大篇及易皆略爲解說看日記故事及小學勿令輟功也

京師與兄書

五月二十日仗祖宗父母之庇得完手足膚體復自北司送還刑部六月初一日刑部司官難於審擬又上法司會審之疏初四日奉旨該部卽遵審擬不必又行推諉則小鬆矣蓋以此事原非重大以前日涂德公疏救之後去一大司寇廷杖一司官諸司縮手不敢問耳此事出於薛國觀爲嗣昌脩隙及國觀敗而下手愈毒范伏粹護之至今春大赦而伏粹不以此案上聞爲通國所嗤五月初伏粹趣朝見爲厲鬼所懾而嗣昌亦已死故伏粹罷去國觀逮至凡再上疏皆以門戶相批綵綵不忘雖不就繫亦失負嶠之勢矣當嗣昌死時聞上亦有意擬罪而省

臺攻者日至上遂激怒欲加贈卹與諸臣相反諸臣惴惴無復敢談及我者在北寺五月餘拷打訊問四五次備極慘毒然於吾德業上無所虧損漢宋來僅見一人又以司招著許臣虎扳扯六七人使黃陳文董皆繫刑部而楊機部劉魚公猶未見回話此事情不甚重大亦北司亂扯欲以講學了此案耳今四人在刑部者日有怨言不得已遜謝之耳魚公蚤晚回話可上想家人惶懼可慰安之也陳慧生先後屢有異同當道覺之以此未還職遂起盧雲際此爲鄉里小人所誤耳吾又以北司扯諸人蒙詬深所痛心然諸人今亦見諒也蚤晚當審大司寇劉司官張者未有擔當亦不知天意回轉如何言路諸臣又執不與嗣昌贈卹某亦未得解脫言之惟有浩歎世事如此得一殘喘還骸丘墓雖荷戈執殳亦不爲若是天下之恥非一身之辱也

德公體比益健成一奇男子但愁苦家人耳慧生無端被扯當
遜謝避之麴慶子讀四書禮記須溫習雖未動筆且須講貫也
大爺在北山縣縣爲念諸不悉談

獄中與兄書辛巳九
三日

墓前知大爺時時省視諸牆屋無恙聞銅山塔亦折殊爲縣心
大抵墳墓前物皆不可輕動自浦中毀拆來許多心痛不可言
然是墓前廬舍終有傾壞破碎時候拆之無悔也塔可不必耳
然大迫去之亦佳不足爲惜諸子弟想皆讀書四方盜起 寇
并急京師米貴今又運糧不通雖發倉能濟幾何來者皆未能
遣歸亦未有定可復兄命也生平孝弟功疎受此奇禍勸諸兒
祇讀孝經不必更作舉業也老大不必出門只過墓灑掃待周
明年自歸來耳他可不問也

與兄書

吾過刑部來都平安賀對揚諸老再入中書當調停不至如前
人之狼狽也陳贊皇之徒極力下石吾旣不死仰戴天恩過此
亦無憂慮唯世道摧頽大厦將傾是爲慮耳自楊薛亂政來天
下破壞百餘州縣陵夷三藩而當事猶不悔悟是可歎也吾一
身與蒼生分痛當事雖不諒天地鬼神自當諒之唯以孝弟未
能反躬多媿耳運糧不通而 信甚急唯有江南吾鄉安穩不
知何日得歸今疏尙未再看九月末十月初如何雖未了澈
然可無恙以七尺還父母是吾願耳不必挂心百事含忍都可
付之無言看祖宗父母福力也

與內書

吾瘡百十日尙未愈二十一日子淵到知家中平安兒子俱入

漳方先生宣官全年束脩不可少也刻成儒行一本作故事命兩兒讀之其已讀詩書及四書都逐日溫習講說大意讀書不作官作名賢可傳可法足矣子淵來時乃未知吾痛楚諸輔已去構毒日深近薛輔回奏又扯我爲門戶疏雖未下大意謂我已處出於聖裁而錢牧齋吳昌時疑其挑激遂傾陷之此事都在吾就逮之前想上不疑然諸奸之構謀可知今已七八日疏不發票而其辨賊疏已有逮意羣奸再敗則其謀自絀吾堅忍以待之耳歲前不上疏看明春如何涂德公懇懇上疏救我通政不敢奏亦是異韻也諸時到浦中墓下看顧爲禱廿四日

與內書

前六月十六日書想已到家刑部再審尙未過堂大率保全性命不求其他今赦令已不行軍徒皆許納贖然吾讀書清素亦無千金納贖之理雲日蔽虧乍開乍合但委心聽之耳薛國觀蔡奕琛在此日日邏迤想聖心難遽開悟遲速還期皆未可定也麴慶子皆與讀易經大文并四書詩書溫之或禮記中數大篇涂德公想少不得一遣講學爲朋黨禍不甚大諸奸情狀上亦頗知但以吾強項苦相摧折耳世事難爲還家教子亦可報國唯念二人丘隴日夕夢想皆用煩心薄田入少山中人稍稍施惠或大爺不在山當令人看之艸木抔土不可輕動也

與內書

九月三日石齋寄家中知吾案尙未結諸子皆無恙天心轉圜亦未可知諸奸亦悉已伏法前四月武陵自斃八月五日韓城賜死錦州又破陷聖意似已悟諸奸構黨禍國之深但無一人敢爲我暴白者近來旨意稍寬而部讞已重尙在推駁不知見

雪消更在何日也刑部堂司俱怕大司馬與費縣作合初擬
便以烟瘴上意甚不好今猶以永戍相持吾爲國家受此困苦
雖毀傷膚體猶是顯親揚名上事未至辱先也督二兒讀五經
令背誦上口粗明講說未可動筆也吾事久自然得寬不須煩
心前丁宦家中不可遣一人寄一禮來又不可聽一人浮言今
祇爲外邊瑣碎使我受苦舊日助禮悉還人明白可也趙司李
遣戍鎮海附寄家書亦略送柴米也諸唯歲時至墓前灑掃勿
致疎廢一二石稻亦可分給親鄰勿吝也

與內書

前自五月末過西部疏上尙未允今又兩月矣新輔周賀至不
知如何大要不至如費縣并研之甚也事屬天心外人所不得
知亦聽之命也前輩更此患者甚多薛文清劉華容諸賢皆受
之家中不必以此挂懷吾在此中稍理舊業完易象正一部并
書孝經百部以度日子看天意如何耳麋子麋子幸讀書今年
能讀禮記諸大篇并溫習詩經粗曉大意便好也吾九歲十歲
已作文章但未成耳麋麋稍遲爲之須多讀書識道理久之下
筆自然成文矣韓文公諸篇明白易曉者亦令先生選教之麋
心通能動筆也吾在此自是千秋事業親戚不必慮人患不實
落忠孝不患禍害迫身也大爺常在北山看廬舍爲幸看今歲
冬至前得放歸便是大家萬福

杖後示兒書

麋子知汝今年已十歲有知識讀古人書當曉其道理如人之
邪正事之可否皆須問先生略識大意至於事親當孝事君當
忠事長當順處友當信接人待物當誠敬有禮此不待問而知

也麀子麀子尙少當步步友愛教之先生必尊敬事之不可一毫疎慢言動起居皆須以禮不可一刻造次聞小兒輩談俚語鄙事則正色待之見尊長則肅然起立遇官人下顧著青袍面之皆須一跪時時念汝父艱危受苦也北山灑掃以時節往見大伯必呈所讀經書不可一毫超越馭家僮僕子不可出聲罵詈伊亦人子欲有體面其理一也吾身已聽之君不必煩苦汝唯讀書以聖賢爲師吾願足矣明春看吾得歸汝不可失業也麀子知

京師與女書

丁丑三月十九日

小姐知爾不幸又喪吾節翁矣門戶清冷支持爲難祇看伯勤讀書耳伯勤弟妹須留心省視祖母及母姑在堂宜十分和順不可有一毫言色崖異吾不孝未能十分和順然恃處父母平常也爾所處不同宜十分和順朝夕看起居及餐寢服事伯勤及祖母母姑致其婉孌勿使吾煩念也

京師與婿書

丁丑三月

荼毒若此又何言二月間與尊公促膝不三兩日見其色枯神脫甚不樂臨時不及阻其應試使其奔命筆硯間真吾及緣翁之過也三世清脩四十年苦節頓爾蹉跎爲良朋所歎奈何僕聞之痛楚欲絕如僕者真媿負尊公耳令弟未昏薄田未足以祭以此念吾甥也小詩八章以當引淚

京師與婿書

丁丑八月

爾在苦塊中當復綴業三世清緒在爾身中鄭重如何日來南至者稀竟不知親靈何日抵舍每望萬里淚與風俱朋友悠悠永歎之懷不過如此而已自道生喪情致已薄不圖板蕩及我

節庵百贖之願誰則無之落落如余覺世道艱危生存無益耳

京師與壻書

戊寅正月

見吾甥書知親靈已至留滯道隅棲遲江口念之酸鼻以節庵如此行誼作如此進退悠悠彼蒼幾不可問宏大擔子並與苴杖託之吾甥過此以往當復如何努力人生不得逮事二親讀書無益但至此愈覺圖報深創耳司空清德前劾未收孝廉實脩中道又廢今日切勿問人吾生平祇是喫苦再不問人十七年詞林寥落如此惟朱節菴作得頭對今已矣唯看吾甥耳長安交游盡絕諸生亦不復往來而狺狺者日夕投戈幸賴主上聖明屢開其網獻歲七請未得歸今當再過夏知吾甥家事重大但當以省小了之吾疎失不能盡情也

京師答壻書

五月十日

見來書使人辛苦所痛者節菴一生盛德掩於風塵之下未有以示來茲耳吾嬾散如司空公一誌亦廿載不成歲月易銷情誼不過行當了之矣人情固險有道者持之以安其次莫如忍若與人往復是與流俗同道也吾行業無似每覽孟氏存心之篇常為興歎汝讀書自當有進於此者天下何處無三十金肥人自肥瘠人自瘠而不然捐與之矣吾極貧然每思雋不疑劉寬沈麟士之行皆吾師也認履非小認牛非大不為微行亦可學也六七年前吾見汝作書亦有氣質今遭荼苦愈增其愴學問故無窮不可令兒曹帶外家氣習耳貧是吾儒本色受侮亦是吾儒本分生長高門者自未見慣耳吾與節菴卽無親亦是老友見汝高才讀書兒女成行勉事祖母何常不樂吾為崛強困頓一生永以為戒世間侮人者甚多正須以德度化之也

京師與姪書

汝輩讀書不見長進皆由志願不大自游夏高堂生董仲舒作如許文章或親見聖人或聞之於弟子發心直上便千古相等吾起於海濱無尊長提誨親朋切磋然見人一篇好文章未常不思見其人以是稍稍有所得雖不敢與諸賢並驅然於孔顏路上湛心拔理較諸賢覺自不同亦是諸賢之力也汝輩祇汎汎章句如何得有出脫之日聖人每說日新不是湛心拔理何由得見日新之妙爾輩祇是日舊耳今年所得明年舍之今日所得明日舍之如破艸鞋走上十里徒墜谿谷耳當看得賢者心上不著一理不著一法祇是志高學茂古人如極粗人卻言言合道今人雖極通顯卻有手口鞞鞫如無路來者所由立志不高取學不茂也吾今年得陳臥子四五君都奇可爾輩自看

精神與諸賢何若如吾者祇是不若他耳今爾輩學之兩年如復不能則义手拈足屏口看鼻學老木頭去才成得朴僕不自墜壞也

丁丑八月

京師與姪書

子靜汝讀書幸自愛少年努力爲聖賢覺得中人如在中人下手到底下流也汝精神温秀又有峰巒可時看關閩濂洛諸理學家言自有入手乃漸看漢唐以下如張良汲黯董仲舒劉向第五倫黃憲管寧諸葛亮陶潛王通馬周韓愈李泌元德秀韓琦范仲淹李沆司馬光李綱文天祥此數人者寫其全傳出入袖中久之自然成人如汎汎度日常有醉飽之心此朽木糞土終不可道矣世人讀書能作文章祇是無本領雖作文章好亦無用處汝文章猶未平達而多有枝葉須明明白白不悖聖賢

乃可言文章吾今歲決歸歸時看汝袖中可有何書可曾寫不
寫曾讀不讀雖不觀文章可知矣作子弟茂才須十分謙謹石
慶所謂馬無五尾終當譴死也窮秀才自家擔荷汝一至一僕
量爲過矣卽多一僕吾亦不怪奈何以此開眾人之口乎

京師與姪書

父兄不可常恃鄉國不可常保人當自求之身汝豈不知作官
是禍難根本凡人讀書不過爲君父耳

赴逮與兄書

洪思曰蓋將赴逮時之所
作也時黃子在江西道中

余廬居墓下瞻望先隴十有五年矣一土一石一艸一木皆手
自營植依依廬次如在膝下中間離墓次而冒京塵者十有五
載中僅四年餘耳憶自少貧苦居無環堵之安食無甘旨之奉

嚴父見背於盛年慈母未豐於祿養啜菽飲水涕泗滂瀾自以
硜硜之守澹泊寧靜與物無爭自圖書數卷而外有粟數石松
竹數株爲先人體魂之所安棲穉子嬉游之所日涉陶然自適
不知其他每歲時粗具杯棬未及俎豆在銅山祠堂則吾兄克
備誠敬吾終缺然未有牲醴之奉榮錫之施是吾所報本錫類
不若吾兄之戀戀子舍如在一日也然吾立朝值艱難之會未
有報稱不忍緘默以負明時又自母歿而後以身許君旣受殊
恩勢不容默前後三十疏原本仁義冀欲匡時不負蒼生而多
言數窮遂招物忌計吾生年以來未有一言一事內不可告於
妻子外不可告於朋友幽不可告於鬼神明不可告於黎獻者
但兒曹尙幼未能讀吾書知吾志誼所在耳吾行後歲時省掃
先塋一二書籍以時晒貯佃人舊有九十石新有三四十石饘

粥之餘可分數石以周諸親之貧者倘蒙明王再赦生還則但與兒曹誦詩讀書切勿輕談仕進之務也五月十二日不孝罪人道周書

京師與族姪書

每想白兒筆下清快機穎欲來吾家中千里終當託之幸善視勿虛歲月也吾浪浪從人自是本意決一救饑無能大奮以爲宗榮百事繁費得無爲累乎天下多艱仕途良苦百姓凋瘵離心易生吾爲一虛名遠離膝下託身漏舟之中非計也凡宗族一切安靜與七世惜福維持之也

杖後詔獄書

樂正子春下堂傷足二月而有憂色沈麟士劉簾傷手涕泣三日不輟或問其故皆曰膚體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以然耳今吾雙親已葬二兒幸自歧嶼雖委心闕下誼不敢辭然於小宛之詩負媿多矣崇信奸回賊虐諫輔朝廷幸不至此而慎言慎行寡尤寡悔吾猶未之能也天心乍開而復閉羣小之護局愈堅相傳王上欲大推頓我以紆召對之憤此若盡然亦螻蟻之逢天豈怒耳魯國男子古今不絕幸有葉廷秀粗成鬚眉今吾血肉漸收兩腳能動日嚼白粥數椀大抵徐俟論定必無虛空造律之理遲速聽之也家人來此只可單身子姪輩未諳練不可遣來俾吾煩悶也險灘峻嶺已過之後亦是平常但願我家宗族多行善以敬天怒承天休百年之身尙未艾也

與外氏書

入都道上
與蔡太公

京師甚倉皇可念今已行直欲飛度朝夕入都而驛次蕭條低回丘墓惟有傷懷耳途中幸以平安爲福仰藉尊庇庶可無恙

也有司極不可與相知家中子弟亦禁不與有司往來韜晦是長者之風干謁非吾輩之事此行看岳翁宏庇辛未夏間便攜家南旋每憶空山封土未固隴首松竹未生夢魂食咽爲之惓然也

與外氏書

出都道上
與蔡太公

二月六日奉旨處分九日出都門從此灑然無所繫累有子可報二人去官可報君上昔人云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誦之欣然也舟行水淺七十日才至淮安值麀子出痘極煩心今幸愈矣想當在少時才可買舟下浙江也暑中欲在南京過夏取次下鎮江常杭之間尙須夷猶數日到處訪諸山川爲兒曹開眼或中秋前後可至空山也麀子生七十日見書便有喜色亦是異事但恐後來拋官上疏耳五舅得雄未此事重於作官要

與作官同是一命不可強致也四月二十八日舟次白門道周頤首

與親串書

近雖偷陰而謨畫不定援兵小至遵水東西指臂俱斷羣臣苟且容頭過身甚可歎息吾以出山大義不敢反顧今坐漏舟爲之不可言之益煤高米貴更不須言生平落落竟與眾人同道躊躇顧盼還山誓慕悔之晚矣每念古人朱晦菴陳同甫之間不覺興歎今日唯當精研古今興亡盛衰變故之運持以宣澹發以真誠雖無旂常自當日月近來閉戶補未完書如火燄中誦經當啼足笑間有豪心輒復自止唯云大業易斷至道難聞而已病人耐夏病國耐冬過此歲終別圖下手夢寐飲咽唯挂空山信求志之樂真達道之累大也子弟幸勉旃聖賢自期

切莫與世俗共處五月京師寄

與倪鴻寶論書法 凡三則

書字自以適媚爲宗加之渾深不墜佻靡便足上流矣衛夫人稱右軍書亦云洞精筆勢適媚逼人而已虞褚而下逞奇露艷筆意偏往屢見蹊逕顏柳繼之援戈舞錘千筆一意自此以還遂復頗撇略不堪觀才姿不逮乃詆前人以爲軟美可嘆也宋時不尚右軍今人大輕松雪俱爲淫遁未得言詮

太極殿成謝公意欲得子敬書之舉仲將事告子敬云自仲將懸檉之後勅斷兒曹不復作書自此楷法絕少欲此動子敬也子敬直云仲將亦是魏朝大臣乃爲此事足占魏德不長謝公遂止乃命張翼爲之翼書八分絕佳見晉人帖中有翼數行乃似章草亦鍾索之亞也

陳雪灘之爲松雪倪鴻寶之爲子瞻不獨規模應則其神理亦且超前矣董先輩法力包舉臨模之制極於前賢率其姿力亦時難佳邢子愿米仲詔各有其能大要貞元而後永徽而前求其米筆亦不復可得矣此俱鄙事留之逸人終冀吾曹勿著此手

簡寄大滌與義兆木上

辛巳至甲申凡四函

庚辰秋間知兄賃舟將渡江久之不肖積戾貽憂親友闕慎功疎自取罪咎亦足爲吾黨鑒戒也生平孤立垂老無朋惟二三兄弟間關言念無時或閒今或藉天好生逍遙林壑迸絕書史漸造敦默以開濟宏願讓二三兄弟爲宇宙幹此頽波使後世談者謂不肖在武林尙有丘明伯玉之契以載華振海傳之無窮實厚幸也文章雖小技然旣藉此津梁不容不肆其力百分

中間有一分退避不得惟吾兄與諸兄丈奢圖之也

木落風寒容與桐江又四五日逋客累人難超然於猿鶴也知兄省家情迫而十餘年同遊有此一日諒不能捨常誦佳韻以示來人耳講論世所畏聞堂構規模切不可令人側目留此一段證對前賢非爲世途宜其壇表也臨安諸詩少此番出處未成章句過建溪來作環音并同患三十六首可與義兆兄商之如義兆已行可補入前艸度無缺陷前艸多艸率誤字幸改定之涉世甚難應酬不易反躬以來常如集木請命未下夢想爲勞義命之外不知其它

鹿鹿數往還無益人事而徒爲諸兄煩苦真慙愧也此番筮命得藉相慰亦自佳譬如遠行客叩門過相知不似剝啄者耳象正似可起手此道不須俗語於人切不必請序請跋惟相契兄弟於卷終送難道亦不惡然正不須多也詩艸率有未安者不妨改正見諸長者有爲講堂捐助者甚可已此實開恐來旁議吾輩圭竇自映枯螢可掃何必合侯鯖以爲明光乎有一函寄陳臥子者內左滄嶼誌銘一道倪鴻寶序數行至卽達之無它也

朋友繾欵聚首之情至彌月經旬可以已矣曩日畱連江潭慰藉至今愴然目下儼裝趨命似不容更爲裴徊當以初八九抵都且宐日夕涉江以待風信台兄與木上權卽分手明歲花朝而後冀藉台福乞假還山夕陽逕外梅嶼湖邊瞻眺非遠比日煩費非言所盡粗告別意不悉區區

與倪三蘭年兄書 凡二函

兄歸而遂萊舞之樂使林猿淵鳥共愜和薰少需清風以濟元

化自吾兄弟咸嘉賴之但使明主不聞讜論國澤滯於枯池推
轅覆車徒聞將伯亦逸人之所懷音遯士之所遐歎也鴻寶來
晤聚四五日剔石揆梅窮極湖西蓋自王謝以來之所未見想
伯兄於剡上得之不淺也鴻寶歸悉至情謝謝時在湖上
病久乍作乍止幾為怔忡其遺忘前後有甚於怔忡者欲於此
決歸又為筆楮沾滯抽身不得鬱鬱不可忍前面楊伯祥知有
便鴻未敢遽附寶兄書年兄見顧不及擁篲遂惘然如坐甕中
台翰至又不及復答凡負兩大罪微年翁誰諒弟之顛癩者丙
夜焚膏欲了司經一案遂拔足南馳今倏忽過正月未能拱手
令寶兄在此當助弟頓足也劉丈朝夕歸弟不能一拜真是怔
忡所奪前後遺言年兄凡積五六箋俟意思稍開即濡髮就之
弟行徑如村翁負官炭日夕燒柴手面黧黑不能復與餅師唱

歌耳唯年兄致書為寶兄千萬珍重中廚火起無人搏滅終須

君家兄弟某以葦鱸熟後再登秦望之山謝劉先生晤執未遲

臨風懷想時在都門答復
倪鴻寶兄索書

寄家書補遺

初入都時值去輔正逐人心翕然以為天意已迴而武陵屢為
言者所侵主上自護其局八月初四日正當發刑部而先一日
葉廷秀疏救請釋放及會議主上遂赫然後先予杖比來杖至
六十者多斃此番二人皆藉廟社之靈得以不死今解石老葉
潤老皆能稍行立吾雖在牀褥而元氣已復看九月終可屢履
自在也此事聖賢所不經然亦不墜聖賢之路一時辛楚久覺
泰然也嚴旨雖云依律而主上近有悔心吾今穆然應之畔羨
路絕不知何者為法律何者為囹圄蚤晚覓數部書再完前事

今猶之墓下窮經耳墓前東後座拜亭令整齊作一橫牆遮拜亭前開門於夾屋中間北出諸舊門路及西邊牆基皆整齊平之無害也家人還住山中灑掃看兒子讀書勿以吾爲憂也

黃漳浦集卷二十

序

大象十二圖序

大象十二圖何謂也言夫懸象之大者也天地懸象莫大於日月有日月而後有水火有水火而後有山澤有山澤而後有風雷水火生於日月風雷發於山澤日月不明山澤不靈故易者日月之謂也天地之道一治一亂日月之行一南一北北至而羸羸極則必消南至而縮縮極則必復天地之仁寶其陽光日月之智尊其往復有往復而後有交會有交會而後有薄食有薄食而後治亂見焉乾治於南以日行高而謂之北坤治於北以日行下而謂之南日行之有高下乾坤之始交也屯蒙從坤而在於南則需訟從乾而在於北南者陽之故經綸以造其端

果育以正其則北者陽饒故燕享以通其志作謀以集其事兩者聖人之慎始也師比在於南則小畜履在於北南有正主故容畜親建奠其功北有疑吝故懿柔辨定貞其志兩者聖人之辨位也泰否在於南則同人大有在於北謙豫在於南則隨蠱在於北隨蠱泰否日月之正交也泰否正交反類而必復隨蠱正交有事而无故以爲是日月之常行然而聖人始憂之矣聖人之治日月於其北而南不於其南而北否自北而南泰自南而北蠱自北而南隨自南而北兩者中國夷狄之大界也臨觀在於南則噬嗑賁在於北剝復在於南則无妄大畜在於北臨觀剝復則非正交也以自泰否而來入於半交聖人猶且憂之故裁成斂德宴息振育容保設教安宅閉關聖人非敢託之无事也以謂是陰陽疑戰邪慝攸伏不可不戒也南有重頤北有

重大過南有重坎北有重離如是不交聖人不敢以爲无事頤大過交於南坎離交於北於是則日月正交日月正交雖有齟齬无所避之聖人亦曰吾謹細行以受大降立師道以正君德如是而已矣故講學修德聖人所救日月也日月治則水火治水火治則天地治然且聖人治水火不敢曰治日月明兩之道不屬水火以尊日月是聖人之慎也盛德之至也風雷山澤日月之氣質也天地水火治於上山澤風雷治於下日月北行山澤發榮日月南征風雷變聲故咸恒在於南則遯大壯在於北咸自北而南恒自南而北遯自北而南大壯自南而北故虛受特立遠惡克復所以靖二分之路謹春秋之治也聖人不靖二分之路謹春秋之治則上无以爲君下无以爲師故晉之用明明夷之用晦家人之正內睽之正外聖人之學於水火則必有

取之也晉明夷在於南則睽家人在於北蹇解在於南則損益在於北聖人之憂患蓋自是而至也上世之聖人雍容以治禮樂下世之聖人黽勉以治過慝表短而景長魄望而晷中則聖知衰矣故夫姤萃升天地之變位也夫姤在於南則萃升在於北剝復无妄大畜之次於是始交亦於是始亂也頒祿施命以收人心耀武升中以固衆志是非聖人之得已也有德而无其位有位而无其時雖天地无以得於六子而况於聖人乎聖人之有困井帝王之有鼎革猶日月之有交食敬其時位而无敢改於其德困井在於南則鼎革在於北師之於君敵也震艮在於南則漸歸妹在於北婦之於男非敵也隨蠱漸歸妹之交不有女既則必有戎既乎是陰陽男女之雜也天地既謫著於日月夷狄女謁閹寺強臣奸宄盜賊六者相爲起也聖人不治之

以干戈而治之以禮樂曰永終知儆居賢德善俗若是而已矣豐旅在於南則巽兌在於北巽兌之在於北猶震艮之在於南也震艮不在於南巽兌不在於北則是風雷山澤不讓日月之路也風雷山澤爭日月之路則聖人之治亦窮於无所措故震艮強也強而治之曰反躬止思巽兌柔也柔而治之曰申命講習離之繼明坎之常習則猶致此意也兩女必嫉兩男必爭何以止之曰教與教故易有十一教者蒙小畜蠱臨觀大畜坎損益漸兌是皆明王所救天地日月之具也噬嗑賁豐旅之治刑獄則非聖人之得已也渙之享帝立廟節之議禮講德則猶是君師之事也渙節在於南則中孚小過在於北中孚小過交於北則既濟未濟交於南兩交者天地日月所爲終事也日月不交則禍謫不見禍謫不見則天地无所示救於聖人聖人无所

黃道通集卷二十一
三
施救於天地泰否兩濟之交於南治亂以之終始隨蠱漸歸之
交於北華夷以之中沸頤過之交於南王者以久而絕坎離之
交於北霸者以驟而滅孚過之交於北
於中華乾坤之
交於南中華以
此八者聖人所爲慎豫以救陰陽之敗
也赦罪緩刑輟樂遷次修恭儉之節以致慤哀敬非所謂救敗
於大也故易者爲救天地而作也救天地則必明於天地之道
明天地之道則必清日月之路乾坤泰否隨蠱頤大過坎離漸
歸妹旣未濟中孚小過剝復夬姤萃升晉明夷二十四者日月
之路也以是二十四者加於定衡環倚體用六圖者研幾辨物
其道无方舉其梗槩爲十二圖而日月之治南北羸縮朔望盈
虛交會閏餘亦畧著於象是古作易者之意也

秣年十二圖序

秣年十二圖何謂也言夫大象之秣年者也天道積於上人事
漸於下衆積而神漸久而天故百年之秣可以觀智千年之厯
可以觀聖也乾坤二秣百三十五年中於天地以爲主柄屯蒙
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左右南北相間起也定者
以定衡者以衡環者以環交者以交體用通實因而乘之四十
八圖相追求也酌而舉之曰十有二夫以二千一百二十五年
之事足其文獻研其爻象天地之教戒鬼神之情狀可謂備矣
故春秋者天地之自修也詩者鬼神之吟咏歌嘯其事也詩與
春秋遞爲爻象以圖天地而人猶以爲不備則是人之智大於
天地也夫欲觀以易簡舉其始亂其惟環圖乎平桓之間經綸
始興文素之業代爲明王周襄而後齊晉乃霸宴樂作謀以匡
天下簡景之際容畜親建雖无王者未迨於亂敬元貞定遂及

四秭秭秭十二王懿柔辨定近於虎尾故秭之與易以四相起
夏冬之義於是兩至矣泰否而下聖人所不親治也然而聖人
皆治之裁成輔相則非貞定威烈之事斂德辟難亦非韓趙魏
田之事也而聖人以此兩事者定進退之大計類族辨物遏惡
揚善不謂衰世而廢王柄也安顯而下何觀焉謙輕豫怠其謂
覲赧之世乎八百之厯移於西土嬴氏受之以帝天下哀多益
寡殷薦上帝其謂是周秦之際乎此三際八王者聖人之所不
與也而猶與之治道以示百世故聖人者憂天下之至也泰否
而下至於隨蠱四際再交嚮晦復明及於振育秦室三王以迨
漢祖上泝貞定爲十二主故四際十二主天地所紀治亂也隨
蠱泰否三姓之間或滅或興往替而來隆往枯而來榮君子視
之以爲天地代謝聖人謂是宴息寢興要歸於振民育德而已

漢惠而下暨於文武容保設教庶幾有焉武帝中年迫於昭宣
王霸道雜以尙刑法孝元而下至於新室遂爲剝復此三際者
二百有四年判三十九年繫於前際安宅閉關聖人所以保治
之固也建武而後迨於明章茂對畜德庶幾有焉和殤安順是
則頤養獨立之世也君子修道以治天下大之不能容保設教
成臨觀之治次之不能茂對畜德循无妄大畜之業而課績於
寢興攷德於言語飲食以爲是裁成輔相不懼无悶者是聖人
之所哀也冲質而下是則坎離之會也坎陷也離麗也陷而有
所麗則必有異姓乘之而起矣曹魏之事是也此三際者二百
有四年判三十九年繫於後際習坎繼明聖人所通變而起也
自是而下則山澤風雷之治矣山澤之有龍蛇風雷之有炎眚
聖人之所畏也曹氏四主與季漢共治季漢不滅司馬不帝虛

受恒立猶未及於經綸也晉太康而後則遯太壯之治也惡惡而克復則足以戒女旤足以戒女旤則足以戒強諸侯足以戒強諸侯則足以戒寇攘矣三代之旤至於晉而備有焉晉之有遯太壯晉明夷百三十七年備有三代之旤非遯明夷之足以旤晉也明德不昭而非禮則履之過也劉宋永初而後至於蕭齊之初政治修明在於北魏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南北遞有也修德宥罪懲窒遷改自齊永明而下隋大業而上聖人无望焉耳无望而猶且治之謂是百世之道不在於數代也故自曹魏而後至於義宣而降四百八年與漢相直七代三十六主之不在其科篡弑叛逆不可勝數也聖人猶不忍以是輟明王之治蓋自夫姤萃升困井革鼎終始唐室而後天地之教戒深切明著也夫者亂之始消也姤者女之始壯也夷狄盡而女主興禁門之蹠血牝王之決事非易之教也而若易有此教者唐人皆用之萃之不虞升之高大景雲開元之間是也困用致遂以出於扶風井用勸勞以綏於河北革始於長慶而主无正終鼎盡於大順而祚乃更始唐室四際二百七十三年發於夫姤斂於革鼎天地之正限也天地爲限聖人不違聖人立教天地亦不能違之治秣明時正位凝命自堯咨以來亦有豫策於唐昭朱溫之事者乎朱溫之得爲長子李存勗之不得爲長子則亦天也恐懼止思君子於是致深戒焉耳蓋自建隆而後則漸交於歸妹矣隨交於蠱秦漢始交漸交於歸妹而宋室始立兩者日月之大慝也居德知徹前宋數主亦庶乎有之也窮大而失居親寡而无容真仁神英之間則亦未之及也而元豐唱旤紹聖繼之訟獄繁興豫大自絕建中靖國之間卒與

永嘉建興同甌故震良陽也兩男之鬪出於中華一際之間五
姓十主與兌陰也兩女之鬪出於 中交之際兩喪其雄故
衡圖之爲坎離兩濟環圖之爲震艮與兌父母不御而男女絕
轡天地之所畏也中孚小過之似坎離臨觀遯大壯之似震艮
與兌天地猶且畏之猶且畏之則必就聖人而問道享帝立廟
議禮制度雖在顛沛不可廢也以爲是先王之禮樂存焉可以
立教可以立國過此以往則天地之事也以天地之事託於聖
人聖人无所辭責則不敢復託於天地是十二圖之事也

乾乾坤坤序

凡卦皆一體兩象反覆異名惟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有
對化而无反復其實日有晝夜而時通二六八體反復皆十二
爻屯蒙以反復而得二名乾坤以反復而得一體其一體者不
必二名其反復者不必對化故以八體卦之對化通於五十六
卦之反復皆舉兩端以成大例非因綱紀而有異同也故爲乾
乾坤坤首立四卦雖以用九用六得對化之名實以一晝一夜
通六辰之義晝夜雖有陰陽反復祇成一曰約之則曰三十六
象通之則曰七十二卦或謂父母六子相與錯綜祇得六十四
何三十六七十二之有曰反復對化錯綜易皆兼用之錯綜之
有重乘反復之有不動與對化之有不對化單舉之則難明博
觀之則易著也作乾乾坤坤四卦序第一

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序

乾坤萬物之生始極南而乾極北而坤晝夜積象乾坤兩乘自
分左右天地升降帝王盛衰皆於是爲限衡交者兩乾盡而交
屯蒙兩坤盡而交需訟倚交者屯蒙自左而右需訟自右而左

環交者屯蒙需訟皆自左而右春秋當坤之末端斷坤而起屯故元在乾之前端斷未濟而起乾故屯蒙與乾坤代始者也凡卦以爻當日積日成歲其以六十四卦之爻積日者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凡得歲六十八年餘九十六日其以七十二卦之爻積日者三萬一千一百四凡得歲八十六年餘一百四十四日兩法相追凡四其六十八年九十六日得二百七十三年二十四日爲天地之交會凡三其八十六年一百四十四日得二百五十九年七十二日距差贏縮十三年三百十二日爲天地交限之差數兩四爲八兩三爲六從於左右與日月相逐四卽二也八卽四也作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四卦序第二

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序

自屯蒙環交至小畜履四卦二百七十三年二十四日而五君一民天地始亂泰否受之君臣更端又四卦凡五百四十六年四十八日而交於隨蠱泰否隨蠱日月之正交也日月正交薄蝕所生陰陽雖均而旤亂見焉治効之見者謙豫而已同人大有之與小畜履君臣龐雜其効一也作否泰同人大有謙豫隨蠱序第三

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序

自屯蒙環交至无妄大畜十二卦凡八百十九年七十二日而治運乃究臨觀之與謙豫則猶王者之治也謂有天地之正氣存焉過此而衰矣五行之數五十共治河圖全半共八百二十五約其歲實十二卦得八百七十年半強而頤大過正交與乾坤同象作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序第四

頤頤大過六過坎坎離離序

凡易上下經各三十六卦去乾坤頤大過坎離六反復卦則爲三十三卦之行二千四十歲又二百九十八日左右分之凡一千二十歲而交於中限與五百一十一歲之交倍追而合者也天地順數易逆數每值交限各以縮秬逆反而歸初七十二卦中分之歲凡二千四百二十二年餘一百六十三日半又中分之一千二百一十一年餘八十一日七分而四際分限正交互直故春秋者以十乘易之數去一而用九易以二十乘春秋之數去兩而用十八詩用易之餘以爲積易用詩之積以爲餘故知易有七十二卦去用而存體及詩得十四春秋得十八之說者而日月運行天下治亂可得而求矣作頤頤大過大過坎坎離離序第五

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序

上經以四分部下經以三分部四三八六積歲相追體卦通數每限六十八年九十六日四卦得二百七十三年二十四日用卦通數每限八十六年一百四十四日三卦得二百五十九年七十二日凡一追限差十三年三百十二日者爲日月之通數其餘積限各不相同而酌於通閏以加減歲實其揆一也追數最親者惟用卦限四體卦限五相距不遠用卦行四限三百四十年二百三十二日體卦行五限三百三十五年三百十五日凡帝王運序絕續之際動差三四年然遠之愈闊不復可追惟十三年上下以五積爲六十八七可追體卦六積爲七十七八可追體用兼乘之卦故以十三年二三百日間爲日月之交限猶朔望半交於十三日半之會也晉明夷亦爲食限作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序第六

家人睽蹇解損益序

易有衡環二交依序而求之則獨圓圖而已環圖自坤屯至咸恒以前十五卦一千十六年百六十日在漢魏交際又六卦而入夬姤終魏晉六朝在六卦之內凡乾坤分位自坤起屯至損二十三卦實行一千五百四十七年餘二百七十八日四分用卦之全秣因而損益之故損益之故損益盛衰之始也作家人睽蹇解損益序第七

夬姤萃升困井序

凡卦分陰陽以從南北自屯蒙從坤而北需訟從乾而南凡五十二卦一南一北上下分從不失其序故陰爻多者從陰陽爻多者從陽陰陽之中酌從其象惟夬姤萃升上下反居南北殊路是男女華夷之變限也以衡倚二圖四際分之各得十三卦

八百七十四年餘二百八十三日而入夬限夬闔寺也姤婦人也萃盜賊也升權臣也四者天地之常孽而卦運間值或數百年以每卦七年分之則九十一年而入十四卦陰陽之變又虞其已遯也姤夬升萃四者錯居其入變限者不分上下初末婦寺賊臣相倚爲命至困井而凋耗極矣春秋已來故牒可稽上自東漢大閣下自李唐女寵或流沴於六十年之後或著兆於六十年之前雖未入正交體姓如故而陰陽之既發於災戎毒痛極矣作夬姤萃升困井序第八

革鼎震艮漸歸妹序

凡易體卦環圖不分四際自乾坤兩交而外六十四卦從乾右旋二十一限至損益凡一千四百一十三年而入夬姤在陰陽變位之候又二百二年而入鼎革又二百二年而入漸歸妹則

交卦盡矣漸歸妹兩濟之先應者也下經三卦雖以八十六年
餘百四十四之法相追至於卦象積實一依體卦不可改也用
卦環圖從屯立春從蒙立秋起於西北與日右旋而春秋追易
逆數之法皆起於東北未濟之端左循下行六卦而歸妹九卦
而鼎十二卦而姤周秦漢之間槩可識矣中分二千四百二十
二年半否履之間夷夏兩乾之端冰霜始戰學者所致思
也故易以體卦爲用卦爲候八十五歲相追之法以識交限
而已作革鼎震艮漸歸妹序第九

豐旅與兌渙節序

是在下部弱卦也其交於春秋在戰國之間其交於金遼在皇
統之際雖不當正變交會而強主不立興朝不泰二百二年之
間帝王之風教僅存焉耳自乾屯至渙節二千一百八十四年
其體卦中分相值而天道且變作豐旅與兌渙節序第十

中孚中孚小過小過既濟未濟序

上經體卦反復有乾坤頤大過坎離六卦反復十二下經惟中
孚小過反復四卦而已上經交卦有泰否隨蠱下經交卦有漸
歸兩濟反復對化共得十六而乾坤兩濟離爲始亂合爲頂體
與中孚小過首尾連貫不得爲上經體六下經體二也易以用
卦函體卦不自分行其以用卦分行三四相追者每卦之差十
七年三百十七日追差之限相距或三年四年上下爲陰陽代
謝之端故每限入交屈伸之數皆差池三四年不可齊舉也或
疑反復交卦各有異象可以遞加反復體卦祇有一象不可遞
加者不知一象反復各起東西相距三十六卦猶南極北極之
明有兩極子前午後之合得六辰何詎怪乎故語體用相函之

歲則四千八百四十四年餘三百二十七日爲度以歲法爲實語用卦相乘之數則六千一百六十年餘二百八十八日以日法爲通語體卦相乘之數則四千三百六十九年餘二十四日與通法差準也明乎體用相函通實互推羸之相追之故則易可得而言矣作中孚中孚小過小過既濟未濟序第十一

七十二卦對化序

對化之與反復互相爲用乾坤舉對化以用爲體屯蒙舉反復以體爲用推而行之兩序互舉屯鼎蒙革各以其類相應爲序天地主客八體八交言尋其家或遠或近或取或不取皆求其故而易之微義淵乎至矣故復作七十二卦對化序第十二

先生精于易數著易象正凡先儒所已言者不復述大要以易準于天地故以六十四卦上推天道下驗人事歷代治亂興衰瞭如指掌當時及門甚多而傳其易者未之有聞故先生歿後而易學遂無傳也後學鄭致識

三易洞璣序

慮圖序

慮圖上

肇本先天上元始箕卦周三乘與象相麗斗并箕參爲姤復次數生以九象生以三三九相乘以別度始一候餘分七百二十有九三候之餘二千一百八十有七歲餘五萬二千四百八十有八去其卦數以命歲餘故歲日相得象數不盈爲萬歲厯行之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歲七精還始與天無弊是第一首義前所立非諸述誤之所經說疑義有九開端十二作十二開別繫于後

慮圖中

日行進退見于表晷表晷羸縮秣律所出法置天方四周各百

二十有八方圓相削凡十八變而反于極兩極出地表當天中一表之中僅當一方方各有八與卦相直八九相除以視贏縮九以為法八以為實晷影之端別日月食陽秣交盡一尺四寸八分陰秣交盡一丈六尺一寸二分以倍命日八九除之或終或中皆律其食為百二十以聽其律陽以九九陰以六六盈縮於二為百十七歲十二辰以三命之三乘全律兩命其率而象數不失是第二首義前所立非諸述誤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擊于後

慮圖下

天日競旋地牽其中九道遲差若雌與雄鎮歲熒日金水月地在于天下輕重相次月遲以日地遲以月大小度分各喻十三地之從天一月所牽強贏十三凡歲地行一百五十六分二十

五秒周卦之歲而進一度以歲乘卦而得時周以餘乘歲而得周度大地之分當天十一故十一乘而精物可畢以四因之而無餘秣故百有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四歲為四十五會而差合不闕是第三首義前所立非諸述誤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文圖序

文圖上

姬文上聖始變卦次序六十四為七十二爻立八表九次相起揆象定表吹律命位每卦十八或贏或乏二分損益逾九而越或從其陽或從其陰大地所治當日月心一萬三千一百四十九里而聖人不事赤道準極各三十六赤極相距各五十五日月上下卯酉子午視其星繫以為卦土泛而視之為六十四屯蒙需訟不知其數揆象吹律迺知其故是第四首至文始立非

諸述誤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文圖中

人得地息準于日度陰陽既合每倍其數一六四六息與動俱
臟腑十二與圖書相副天泉兩間五歲間遷戊己當乾以司地
泉歲星之行亦左右臨象數相交直于其陰倍七十三歲而屯
需師畜左右間尋日星相交如顧兩手循殿至跗以復于肘是
第五首至文始立非諸述誤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文圖下

七十二卦以五乘之爲乾坤策日月晝夜以別冬夏損益歲餘
復反其初日臨月觀天地復還開物當名不違其端八際月交
二百四十有八又踰其一以會日月日月之行則有贏縮地亦
因之以遲以速非地亦有遲速日月高下以離其服圖書相交
五十之中以乘四方總除其央再乘十九上下象數以爲大章
大章之月與辰相直去八十一爲日月式是第六首至文始立
非諸述誤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孔圖序

孔圖上

仲尼妙言始命卦位萬物終始視日所在五精從之各依其方
以其本數察五精度艮藏其巳坤藏其戊震有木火兌有金水
三五十五以復其數性有所著命有所屬情有所好亦有所惡
好惡以貞性命迺固視日所在以正其度以正父子君臣賓主
兄弟夫婦是第七首至孔始立姬文首乾仲尼首震乾以立性
震以立命知性命迺立知命性迺盡見在繫傳非諸述誤之所
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孔圖中

天上地下頂踵迺立陰陽腹背左右互易乾坤之等七十有二以八乘之五百七十有六每卦之分一十有八積三十二而究于本末三部九候以眡生脫八表之交在于中達謹守孚過勿使氣奪陰陽太少平于渙節其上二百九十有七其下二百七十有九日月兩交互于濟中乾坤以通踵動于咸恒氣發于屯蒙目亢還潛不戰焉窮是第八首至孔始立非諸述誤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孔圖下

歸藏首坤連山首艮何以首艮兩乙之命仲尼函三兼兌與震震委兌源山澤以蟠方于兩臂一尺千里八表徑圍為八尺水中街兩交達于四末左陽右陰任督上下七百二十九穴萬物有命皆繫房中大火見陽列國迺從木落水歸安知西東故已不破亥未不破癸河漢縱橫為百國累不識八累何言八會不測八表何言天老人從地之為天地從天之為道是第九首至孔始立非諸述誤之所經說亦為十二開別繫于後

貞圖序

雜圖序

雜圖上

古聖知作雜圖始出雜圖若呂貞圖若律春秋之元在貞雜端距古甲子太陰之秬四千三百七十四歲太陽之行五千三百四十六九六始戰為災歲會乘陽就陰退行九百七十二歲太陽之極八十有一乘之以六四百八十有六又倍退之而反于秬始少陽之極二百四十有三乘之以兩四百八十有六又半

進之而及于災歲故爲災限四千六百一十有七知無繆言聖
無妄作反復其道以辨憂樂往九則來七往六則來八往一則
來三往四則來二往二則來四往三則來一往五則來十象八
數九往來相直推之百世不失其一是第十首亦爲孔設非諸
述誤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雜圖中

爲象紀歲紀歲以明運爲數紀日紀日以著月月行十三月交
二十有七大餘并五小并十九故爲十九以當章二十七章以
當際八際以周卦周卦而去八月會平行四十有七以會經食
六千三百四十五會上下一百三十五食餘分之積以交數爲
實八乘食法而四分歲之一以歲四分一千八十餘十有二而
加其一象數終會春秋用之以紀日食是第十一首至孔始立

非諸述誤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雜圖下

三易之道本于天地浹以人事有易有詩有春秋春秋紀日詩
以紀月日紀以軌月紀以部軌有三交其歲八十有一部有四
章其歲七十有六四章之始以別日至五分月候以立五際故
易二百九十六歲而終易之軌三百一十四歲而與天始會三
垣九野經辰之四以爲詩緯故詩易春秋同次天地以治兩緯
是第十二首至孔始立非諸述誤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
後

餘圖序

總圖象歲餘圖象閏卽孔圖位別爲十六精魂交變乾坤迺配
一爻之分各九千五百有八餘分五五定于地道不爲歲積六

十四歲而度移一直日月相追近一遠三五震八風申令其間常事一行與卦往還有道而行之為德無道而行之為賊知道者不言知言者不惑是第十三首疑義有九開端十二亦為孔設非諸述誤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凡百五十六開別繫于後

孝經大傳序

洪思曰子為經筵講官請易詩書禮二十篇為太子講讀未及孝經已念是經為六經之本今此經不講遂使人心至此楊嗣昌陳新甲皆爭奪情而起無父無君之言滿天下大可憂乃退述是經以補講筵之闕

臣觀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也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小戴禮記四十有九篇大戴禮記三十有六篇儀禮十有七篇皆為孝經疏義蓋當時師偃商參之徒習觀夫子之行事誦其遺言尊聞行知萃為禮論而其至要所在備于孝經觀戴記所傳君子之教也及送終時思之類多釋孝經者蓋孝為教本

禮所由生語孝必本敬本敬則禮從此起非必禮論初為孝經之大傳也臣釋孝經微義有五著義十二微義五者因性明教一也追文反質二也貴道德而賤兵刑三也定辟異端四也章布而享祀五也此五者皆先聖所未著而夫子獨著之其文甚微十二著者郊廟明堂釋奠齒胃養老耕籍冠昏朝聘喪祭鄉飲酒是也著是十七者以治天下選士不與焉而士出其中矣天下休明聖至尊經循是而行之五帝三王之治猶可以復也臣道周冒昧謹輯上言

詩表序

洪思曰少作也時方弱冠與春秋軌同作先子云梁山門人如劉完公陳平人曾受是經謂其體大思精皆與三易表裏今春秋軌亡是經厘存其序言而十二部與三十六表之義例猶或可尋也然尚逸小雅頌弁以下表一序與終卷七表之序俱亡矣七表者一日書春秋逸詩逸詩紀年準詩中卿士侯伯同姓表二日書春秋逸詩

紀年準詩中卿士侯伯異姓表三曰風中羣伯詳表四曰雅中卿士畧表五曰漢及新室十二世申轅韓毛傳授表六曰申轅韓毛出處去燔書遠近表七曰左氏春秋列國賦詩去詩遠近表凡黃子所為詩序正春秋表正猶未脫草以授弟子詩表詩揆春秋軌春秋揆漳上未有琴本一遭巨亂難復存矣少從先子獲聞其畧云

詩表蓋十有二部為三十有六表有篇序無章句訓詁以經分部以傳分表以表繫載表始于文武以迄春秋為三經之首列國世紀各以其公從于本序載始于仲尼左氏以迄西漢碩儒之所論述各以其辭從于本篇于是有篇而後有序序以知詩之意有序而後有表表以知詩之時有表而後有載載以廣詩之義序有大小子夏毛公衛卿不以人別但偁本序本序者本始也表有先後二南十三風二雅三頌年數不一遠近各異故有定表定表者揆世也載有詳畧左氏荀卿呂客戴德戴聖韓嬰賈生董生孔鮒劉向此十君十二書者故最為多洪思曰載有孝經引

詩十條家語引詩五條左氏百六十有七條荀卿六十條呂客二十條戴德八條戴聖五十有九條韓嬰二百七十有二條賈生十有四條董生十條孔鮒九條劉向三十條言王吉蕭望之匡衡翼奉時見奏記故最為少洪思曰載祇西漢

條東漢皆不入載載止于西京懼太衍也西京備載未見轅公故闕齊而存魯魯者申公也存之者存疑也韓見其外而闕其內外以從載不得從序故申有表而韓無表也馬融忠經不以入載尊孝經也鄭元無所取者謂其詰也蔡邕無所取者謂其蹠也取于前漢前秦以為表載故其義廣而近古取于申公之說以為參表參序故知詩不孤據攷其編次而子夏為信取于卜序毛傳申說以為定表卜序十五國風皆有諸公則麻俱可推中有疎遠世譜不存若邱首頃公魏檜不錄史牒所缺則年次混矣然于二國中降魏從檜則為滅國參以世表國語竹書魏有武

公之薨年獻公之滅歲檜有多父克鄒之年及武公寄帑之歲則皆本共和始末可推獨二南二雅無庸置表南始文王之中雅終幽王之末立法既定與詩同數則體更不移但祖春秋以裁雅例自文迄幽去其未集與成復辟二十四年自文迄厲合其出居共和行政一十六年皆爲符揆尼父所取書傳燦然非可強附故鄭元以十月爲厲表意不從而卜序以召還幽君子所取遵古思義則意義不失表皆依舊無所反復惟魏從陳附四滅國爲一更定而檜宜先魏曹宜先陳亦不輕易要以大象通其元微是知詩易造化所作仲尼天體卜商著書卜之與左或興或廢亦以元秘時爲訖厲然仲尼亦以二氏爲彤管未與之一贊也故詩三百一十一篇亡詩者六增損其一則爲天叟故以魯當二南三衛以秦當王鄭三伯以小白當四滅國翽

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部第一

風以文王至厲以周公至幽當春秋之實禘而仲尼之大法已備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後死者猶得與於斯文也故畧舉部次作三十有六表繫于後

乾之動也止而初巽巽女也姤也其風南也風動于南萬物以成聖人不柔其家則不可以教人周室之大也其三

世皆有聖女焉故其子姓多賢以順以貞康叔者武王之愛子也其爲孟侯而以三誥也猶不足以新商之民則夫婦之道難也故始以二南嗣以三衛言周之難繼而商之難變也衛室之亂則皆始於內人焉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其邶鄘衛之謂乎作第一部序

周南關雎至麟之趾表序

周公從文與文俱始約以從文周甲一紀文德以天厥紀五十
[元] 枵之次星日以起春秋上元歲在鶉火其先戊寅四十二紀
德被西土鳳集于所其先一甲蜚龍滿野乃其後載武王以生
是以文王四十生發關雎之始則辨于此後世誦之以被于詩
雅樂之亂周公所製周公攝政復有七年歲復在南萬世治焉
作周南表第一

召南鵲巢至騶虞表序

召公從武與武俱始約以從武周甲一紀武王以生壽六十四
召公相之以歷成康周甲一紀成王元年召總百官又廿四年
而後乃薨于是召德以匹于且不斥二國作召南表第二
邶風柏舟至二子乘舟表序

康叔懿親以釐殷墟周召而降此爲孟長百八十年孝夷始衰
頃侯有邶蓋八世孫而又八世至于惠公詩十九篇皆倣柏舟
棄德以色及其衰也賢人愁憂君淫以荒故去靜女而錄良子
七公之間百有八十是爲頃邶作邶風表第三

鄘風柏舟至載馳表序

厲王又衰厲侯有鄘沫土復淫共姜鳴貞至于七世爲狄所入
定中載馳而伯者出襲頃之年至于懿王二百四十備天之紀
以爲世警是曰釐鄘作鄘風表第四
衛風淇澳至木瓜表序

凡衛三世以爲三風邶鄘之淫二南首絕宣王旣與武公入輔
爰作淇澳不愧康德至于文公衛不得絕雖曰霸勳亦康武故
七公之間襲釐與頃二百四十備天之紀以示復治是曰武衛
作衛風表第五

王風鄭風齊風唐風秦風部第二

夫婦之道衰則男女之倫斃男女之倫斃則兄弟之變作震長男也而出于東方武王以治幽王以亂周室之東也則兄弟之旤多焉鄭從王者也齊唐秦三者皆伯也王衰而伯出伯出而王迹熄夫其爲風也亦皆有兄弟之亂焉而秦獨無有者秦其夏聲乎能夏必大是季札子之言也其在齊晉之間也作第二部序

王風黍離至丘中有麻表序

文王之盛則三百年而天道遷平王之東八十五年而齊桓出國風止桓王風終莊桓爲伯始莊爲王終王風三王而天下窮禮樂之衰離黍丘中思彼二南其去遠矣作王風表第六鄭風緇衣至溱洧表序

衛武匡宣鄭武匡平鄭召衛周其義則均緇衣之前爰有桓公相幽八年以亡于戎武公之後載歷五世鄭棄其師百十一年槩桓與武百有二十兩衛之紀而得其一西衛東鄭參兩示極皆最後亡與伯銷息作鄭風表第七齊風雞鳴至猗嗟表序

二南已熄鄭衛且替王子世衰異姓將繼齊爲太師首立伯基東遷之前王室未夷實烹哀公紀侯譖之襄公復讎九世不疑其行則均見之于詩百八十年哀襄同譏作齊風表第八唐風蟋蟀至采芣表序

齊始倡伯唐則繼之唐十三君釐侯獻公齊桓始盟詭諸不同蟋蟀采芣詩十二篇皆有隱憂共和以後伐魏以前百八十年兄弟相殘不錄文公各半其年以疋于齊猶爲從王事則從晉

名則從唐成王所親始遷焉依嗣鄭與齊與秦相麗作唐風表第九

秦風車鄰至權輿表序

厲王之時十有二年乃命秦仲車鄰所始凡十二公至于秦營二百四十獨叶符律爲二百宗衛以三世始得其數而武厯文亦百九十凡齊與唐皆百八十又復倍之而國以亡秦獨倍之而國以興然而秦仲嬴姓以絕此四國者以王爲旒久而將捐鄭亦孱然作秦風表第十

魏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部第三

夫婦兄弟之道衰則大國先亂小國先滅小國滅則大國恣伯主強梁而周公將絕魏之始亡也在檜之後鄆從鄭而魏從唐唐鄭是依檜與魏滅夫檜魏者豈周公所以賞

勳乎周公起則楚不得滅陳宋不得滅曹楚滅陳而宋滅曹是周公之所大戚也仲尼者以伯主而與齊秦絀晉以唐而楚宋則四滅國之謂也豳處西北以爲天首周以此興秦以此帝周公之東也而仲尼以思故知三部十五國之風者其知天所以建地所以從人之所以興亡乎作第三部序

魏風葛屨至碩鼠表序

平王十三魏武始薨攷其初年斷自幽王譜雖不章其義足通百二十年與鄭相從更始其前共和之間魏芮則均爲百八十與晉爲一魏之與晉非若邶鄘齊于遷邢晉于滅魏二伯所分功罪兆焉晉之封魏百八十年而分晉國又百八十而秦始奪若符券然作魏風表第十一

陳風宛丘至澤陂表序

共和元年陳幽十四定王九年而楚滅之凡十三公自幽至靈則自宛丘以至株林凡得二百四十有二所謂滅國不以秦比元姬所適備爲三恪而楚滅之詩不錄楚而獨錄陳故曰哀陳所以滅楚反自始封亦得二百四十有二作陳風表第十一
檜風羔裘至匪風表序

檜在魏前而移陳後陳在曹前而次檜先檜不附鄭魏不附唐所以存檜以緩鄭罪所以先陳以沒楚功世譜不存以意約之考于周記當以幽齊上遡始封三百一十是爲詩厯作檜風表第十三

曹風蟋蟀至下泉表序

滅國之厯魏邨不章或一二公其次不宣曹厯俱存僅取兩公

四十五年昭公蟋蟀共公下泉伯者已衰晉虜宋滅晉文宋襄仲尼所非于其終曹義足見矣作曹風表第十四

豳風七月至狼跋表序

觀風詩者而至于豳則已止矣豳歷百世與周終始不可紀也成王初年周公徂征召公攝之二年乃復制禮作樂周召之志復見于斯已卯之年成王復辟與武元年又一周紀伯禽始封實啓我魯魯則周國豳則夏土三代之間蓋十二世永年多公以至文始而爲王者酌反于豳蓋亦八百始微終衰千八百年天下之風于是閉開夏言連山殷稱坤乾作豳風表第十五

小雅部第四

雅道之興也則必于文王焉宣王其猶庶幾乎西周之存也非宣王則亦何屬矣故文王之雅可以歌宣王之雅可

以書夫文王者以天下之道治一國而猶以爲侯伯周公繼之乃取以治天下而澤及四海文王而有周公其至矣乎宣王者以一國之道治天下而猶惴惴乎恐不足也是亦西室之德也夫其未廣以大也作第四部序

小雅鹿鳴至杕杜表序

文王踐祚歲陽在戊其陰在寅歲星所居在於娵訾不在於丑厥五十年歲復其次而爲成王復子明辟文王之詩悉用典禮常棣之作則始於此作小雅表第十六

小雅魚麗至菁菁者莪表序

采薇之三猶爲殷紀魚麗而下周德茂矣魚麗九篇有六亡詩繼以蓼蕭四海誦德爲受命年其歲己未槩於周公致治之際皆與鹿鳴爲一周次作小雅表第十七

小雅六月至無羊表

宣王元年以至春秋一百有五其在上世成王初載迄于宣元二百四十而有二歲仲尼叶圖春秋爲治鳴鳥不聞西狩至矣故成至宣中間八王存康傷厲其六王者仲尼去之不錄其詩故爲宣紀其篇十四作小雅表第十八

小雅部第五

宣王往而周室衰其始衰也則雅且亂焉至于幽而甚也傳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田庚

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失所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非毛衛之言則必卜子夏氏之言也夫猶不知於六月廢而勤王者無功也采芑廢而大臣不任師旅也車攻吉日廢而天子召戎也鴻雁廢而人民流離家室爲空也沔水庭燎廢而諸侯相戒不敢朝王也鶴鳴廢而告亂者猶以爲罪也祈父廢而民不欲生也白駒廢而賢者自危也黃鳥我行其野廢而夫婦仳離朋友相捐婚姻不云也斯干無羊廢而宗周不居人鮮以飽也故雅之始亂也吾于節南山而見鹿

鳴焉諸篇之中則各有取之此十八者則其憂創也作第五部序

小雅節南山至雨無正表序

春秋三年二月己巳朔日有食其半在宣一百二十八年七月甲子之晦日食既之始於元年一百二十而有其二終於獲麟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仲尼所筆三十有六於其既日以爲食既故百二十以爲日紀四萬三千八百三十去其九六以見交食拆而半之六十有一在於幽王二年十月辛卯之日由是而降周宗旣滅故老傷昔或悼往者如其身邁天命殄絕於平王末四十有九而亂極矣作小雅表第十九

小雅小□至巷伯表序

小□之三婦口已煽巧言之三讒人方盛巧言之三君棄其臣

小□之三父棄其子幽十一年取分於六先君後臣逆而視之而雅道盡作小雅表第二十

小雅谷風至鼓鐘表序

雅道已絕則二南不作朋友相離孝子缺養賢人勞苦而小人得志聞樂而憂故其義也凡宣之年四十有五以幽承宣一十有二其所錄詩皆十有四其節南山通于平末獨得四詩而爲一紀此其大者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仁人賢士廢爲殘賊小宛之篇追刺宣王不善訓子鼓鐘之篇遠懷文武南雅爲治念此二人而楚茨起矣作小雅表第二十一

小雅部第六

夫亂之初生也則其人駭賢者憚而愚者離及其狎也則其人疲愚者憔悴而賢者思夫思者之言也而無以異於

平時不知者則以爲旨美也甚哉知言之難也春秋之詞據事而多斷詩之詞據事而多緩卽不以其事也則必有以矣吾于楚茨而見魚麗焉諸篇之中亦各有取之也季札子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則楚茨諸篇之謂矣作第六部序

小雅楚茨至鴛鴦表序

幽王而降凡六十年遡亂傷周以幽爲殃楚茨之四黍離同悲瞻洛之四諸侯不來自此以下如節南山通六十年言之益緩而志益悲不皆幽世四十四詩作小雅表第二十二

小雅頍弁至苑柳表序

洪尊光曰詩表與詩揆可五十卷是于夙年杜門時書時浦中來學者唯陳士奇陳瓚者有之然二陳有書咸不樂傳何也後南陳仕于蜀西陳仕于楚俱以陷賊殉節而死不復歸書遂亡世變後劉完公已避地海外不復出始以詩表五十

序寄余山中部居頗與今
所傳殘本異而此篇亦闕

小雅都人士至何艸不黃表序

其後十篇聲氣益慳白華而上作於周人絲蠻而下作于下國
白華之詩八年棄后漸石之作六年伐戎孤據爲難通于平世
繹其况韻亦足傷也得附前篇作小雅表第二十四

大雅部第七

雅而大則至矣文王沒而武王克商文王受命而武王繼
之又以爲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之所致也則周公至矣哉
周公召公者天之所以翼周也以南以雅則必有一公焉
鳴鳥可聞周公之所以勸召也故自文王而卷阿見天命
之篤而禮樂之至焉作第七部序

大雅文王至旱麓表序

武乙元祀邠遷于岐二十一年亶父以卒文丁四載季歷作牧
其又八年九命作伯塞庫之難鬱尼爲傷歲在丁丑義與殷絕
文王嗣之不失殷則四十二年在戊午部二十有九季秋甲子
銜丹入戶明年改元仲尼祖之下逮周紀八百四十上溯后稷
邈近恍惚前智所說不可蹟也武王嗣之但有四載不與文等
三載伐商一年致治周公攝政則亦有七周二鶉火而大雅備
周南小雅俱見其紀而溯世德文王作周武王繼命綿本太王
旱麓受祖則于此焉作大雅表第二十五

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表序

周禘太王則以姜文爰及王季而有任氏三后在天天妹云多
思齊之篇嗣以皇矣文王九年伐密伐崇載伐昆夷自程遷豐
世子營鎬大功以集爰作靈臺以及辟雍故此五篇皆九年中

作大雅表第二十六

大雅生民至卷阿表序

后稷之世其次莫紀公劉文王爲十二世小康初年稷復其官迨至公劉其次九百上自后稷一千八十春秋之符史稗莫測周以乾坤實長內德姜嫄以前祖始黃帝亦千八十公劉之世終以成王九百六十周室之祥則有行葦言之若缺不失其節既醉鳧鷖周公之澤洵酌卷阿召公之德周召二公四世承烈雅莫大焉作大雅表第二十七

大雅部第八

民勞而後則已矣夫天命其猶未絕焉大雅之詩亦未盡廢也吾于板蕩而見文王焉于抑而見卷阿焉于桑柔而見公劉焉故民勞之五篇大矣哉夫子之所取也作第八

部序

大雅民勞板表序

大雅終厲天命未絕春秋約券益以文載四十有二以爲詩紀方之小雅揆無二致小雅之篇則爲大夫及其士庶歎惜憂慮大雅之篇卿士侯伯起而救之故有共和不爲亂德春秋兆茲而統不裂故爲詩紀以過三百幽哉微哉仲尼所測作大雅表第二十八

大雅蕩抑表序

召公之勳嗣周爲多正則周長變則召烈穆公匡厲實與凡伯不維凡伯又長衛武皆佑宣王以保西土作大雅表第二十九
大雅桑柔表序

維姬懿親穆公武公凡伯芮伯去古未遠皆有賢德維此五篇

姬姓四伯衛其有麻詩有滅魏春秋滅蔣芮凡託雅乃以不滅五篇三表而非爲過作大雅表第三十

大雅部第九

天命未絕故厲沒而宣出宣出而克復彼其將相卿佐侯伯則猶之周召之後也天命將絕則宣沒而幽出幽出而大雅之道盡小雅之道滅幸哉文德之固也世無文王而姓猶姬氏也君子以爲周召不出之故也于是起而哀之哀之而曰不尙有舊則是天下之不忘文王也夫天下不忘文王則大雅之道尤有存焉仲尼之于小雅也傷幽於大雅也傷厲而終以瞻卬召□二篇夫亦深矣哉作第九

部序

大雅雲漢至韓奕表序

宣王厯載四十有五卿士內正侯伯外順故有仍叔及尹吉甫修禮飭樂分賚侯國申伯甫侯樊侯韓侯皆厯平世不得其紀約百二十年始於共和春秋繫之作大雅表第三十一

大雅江漢常武表序

蓋五六年實興南師召公伐淮王親征徐則有皇父爰及程伯皇父繼世程爲周士實本召公王蹟猶故作大雅表三十二大雅瞻卬召□表序

幽承其一爲十二載王澤竭矣瞻卬召□皆凡伯作周公之裔而思召公雅道猶存其何以亡凡大雅變亦有九國卿尹者五列于三公足齒述焉其二亂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維今之人不尙有舊凡伯之言周公不死再益其麻踰九六紀此之謂矣作大雅表三十三

周頌部第十

夫詩則亦逆數也有頌而後有大雅焉有大而後有小焉有雅大小而後風出焉風則易焉采則禮也頌則樂也夫亦皆有易禮樂焉風其始動者也雅其正奏者也頌其功成者也其始治也則風先告而頌後作其始亂也則頌先缺而風後變周樂之作也而皆終之以關雎故三百者仲尼所以攷厯也三十一者文王所以命世也三百九十者一者西土所以建邦也六者周公所以攝政也四者魯所以得一也五者商之除故也九者乾之所以極物也百二十者參之所以成化也百有八十者兩之所以分用也聖人之旨知而不可言言而不可固一作而不可再作行之者聖通之者明由而不知者眾人知而不默者亂民愚哉

吾之言也作第十部序

周頌清廟至般表序

成王初載壬申之歲周公攝政周有天下已當大帝周公王祀爰立清廟禮樂伊始其又五年諸侯來助後此二歲戊寅之年文以此紀爰作周室乃以二月乙亥之朔庚寅翌後六月乙未王至于豐越若三月甲辰之朔三日丙午五日戊申召公至洛七日築攷十有一日甲寅位成翌日乙卯周公朝至廿有一日甲子用命殷庶邦伯是歲將盡十有二月戊辰晦日王在新邑周公致政明年復辟已卯之歲已巳朔日又當卜祀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越十五甲子生霸乃作顧命康王繼之召公未沒載粵刑措四十五載頌聲之行于斯極焉作周頌表第三十四

魯頌部第十一

頌至于魯則已矣春秋之後矣夫魯作頌而秦作誓秦以終書魯以終詩天命之在仲尼則又何疑焉仲尼者據易者也圖錄者春秋也小白者分詩之半分書之半春秋之伯也此不得稱者也詩王也書帝也頌者王之正誓者帝之亂也魯之誓不得終也公之始也秦之風不得終也伯之始也春秋者天符也魯姬甲秦任好春秋之兩曜也齊小白者仲尼之庶長子也春秋之策八萬七千八百四十四魯姬甲秦任好皆得二萬三千三百六十故春秋一周而秦受命秦已肇于書春秋一周而魯受命魯已肇于詩詩書者仲尼之錫命也小白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故受命于春秋春秋者小白之所食也魯秦之受命也則皆于正月之上日去其三百有二十焉故春秋之周二萬三千

四十者魯頌之元統也仲尼之所治也天下後世則有疑吾言者焉吾乃以默于天符作第十一部序

魯頌駟至閼宮表序

成王大封厥後三十伯禽之厯四六十歲盡于惠公治厯之家逸一章閏在康王時放其文始三百四十義見於部作魯頌表第三十五

商頌部第十二

周命既衰而殷肆又長宋茲父之策二萬二千一百四十二春秋以命其別族尙文者世尙忠者弟春秋之上元十二萬九千二百以用其禮樂周則有魯春秋則有宋頌之有商春秋之禘祀也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其商頌之謂與作第十二部序

商頌那至殷武表序

商世遠矣二十九王僅得三宗享國一百六十有七蓋自武丁以下九主當在文丁周室之興百有五十又七十四而殷用滅約殷從月約周從歲六百之祀武丁九主春秋之符亦復具焉作商頌表第三十六

凡以本序作爲定表非以己意酌約毛申毛公之意時爲本序有所不及未之能勝而申氏說其所差池或百十年與本序不同至大懸絕則不得取以爲斷今所定表惟本卜氏而於申表附於其後如衛三風卜序皆始於衛頃釐武公柏舟淇澳終於齊桓之世有狐木瓜二百四十二年而申以邶鄘爲管叔時詩篇次不同無得而紀至於衛風十有六公亦始於釐侯柏舟而終於靈公蠨螋三百六十年之間以意附合

殊違微旨蓋亦畧近聲響而迷其鐘鏞也舉此二端足定全表又卷有定篇篇有定序要以先後微酌其次如邶風雄雉原刺宣公或別有指如以爲軍旅數起則莫如惠公三十年間用師十五當爲甚耳本序自匏葉而下不指宣公刺時者多惟新臺柏舟爲宣公詩以括上篇則谷風八詩不皆宣世故出新意以谷風式微旄丘泉水定爲宣公而終以新臺以簡兮北門靜女北風定爲惠公而終以乘舟雖在惠世得刺宣公足暢序義未爲礙也又如鄘風載馳宜在定中之上而居干旄之下衛風河廣宜在文公之世宋襄公卽位而在惠公之時世次不同而皆不甚遠或措置微誤何妨顛末若鄭風清人應在文公十三年冬何緣得附太叔之後而揚之水閔忽無臣應與褰裳相次不得在子衿東門之間明爲毛公

失次非卜氏差池其不指稱公者餘有公則係其前無公則係其後于理可推若唐風椒聊爲刺昭侯而綢繆杖杜羔裘鵠羽則宜在孝鄂四世侯緡之間至其風氣不殊世次致異雖在前賢時史所錄或小差者如秦十二世春秋以前盟會亦少至後而備可以今世詳其譜牒故秦仲始命而有車鄰莊公厲兵志在雪憤而有無衣襄公始有西服祠帝西時而有終南文公游獵觀於汧渭而有鐵駟武公始伐邽冀兼有岐東而有小戎德公徙居于雍下臨二水豐鎬藐矣而有蒹葭穆公造晉康公送之而有渭陽於是晨風權輿共爲康公終以黃鳥斷於秦穆是亦至義非臆說也定表之義風爲最多雅惟十月爲厲今昔所疑然其文自爲幽又雅篇宏重不致出入毛公篇次誤致者少及年麻易辨先後如一矣周頌

所據僅止周公成王而上三十年間禮樂之次亦爲易明作洛之年受命十載大修禘祀先立文廟而次武廟周書七年立高圉廟爲七廟也則於穆維天維清已奏舞象當遂合樂禘于太廟先王先公而天作潛離有瞽繼之執競祀武作頌六篇則武賚酌般桓此五篇當與執競爲一故楚子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五篇以合執競爲六也由是諸侯助祭則烈文振鷺有客載見以次相從其明年崇祀明堂又明年爲受命十二年柴告四望巡狩五嶽而昊天我將思文時邁以次奏矣于是反告文廟奏文之頌告武廟奏武而禮樂大備其臣工至絲衣六詩春秋之祀閔予四詩成王孝思以此求之得其義矣故易有序易而詩無序詩卜序不訛而後儒

多誤于是作為定表又為序詩序詩雜篇準易而起而仲尼
子夏所受定焉

